

神鵬奇緣

(一)

烟波客 著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神 雕 奇 缘

(一)

烟波客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张

著

北

意出版社出版
华书店发行
半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14.25 字数: 287千字

1991年11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23 470—28 470册

ISBN 7-5385-0766-3/I·113 定价: 6.50元

前 言

这部长篇通俗历史小说，借助金庸的著名射雕三部曲中所描绘的山川气象、地貌风情，紧紧抓住宋末元初沉浮动荡的历史大框架来组织结构，尤其作品中富有传奇性的比武打擂和两军交战场面的描绘，同时又有朝代兴衰更迭的妙笔点染，一下子就把读者的思绪带到古远的年代，给作品增添了浓重的历史色调。

作品承袭射雕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，特别是他们的后代，如大侠郭靖和女侠黄蓉之次女郭襄，《公孙剑法》传人、郭襄的未婚夫罗斌，唐代剑客牟沧澜21代女孙、罗斌妻子牟珊瑚以及西毒欧阳锋私生子欧阳剑和他的独生女、罗斌同母异父妹妹欧阳霄等，还有成吉思汗之孙、蒙古大汗忽必烈和他的侍卫们以及少林寺主持天鸣禅师、古墓派传人陆无双、“汉阳七圣”传人张小氓、“昆仑三圣”何足道，“阴魔教”教主商圣姑、“武林三魔”霍仲元等。这些人物性格各异、栩栩如生，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，错综复杂、层出不穷。在这些人物身上，有的表现了武林豪杰的英雄本色，有的则是杀人魔王；有的表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，有的则是害少女的妖孽。从而构画成一

恩与仇、生与死、胜利与失败的种种命运，不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大变迁，而且更以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弦。

这部长篇通俗历史小说，围绕几家的世代恩仇和武林各派之间的派系之争，中间还穿插着书中几个主要人物、年轻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展开故事，使作品的情节起伏跌宕、层层递进、环环相扣、妙趣横生，从而造成了一种场面浩大、气势宏伟的艺术氛围。正因为作品有这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，才迫使读者爱不释手，读罢为快，并能引起必要的历史思考和思想启迪。

编 者

1991年3月

“春游浩荡，是年年寒食，梨花时节。白锦无纹香烂漫，玉树琼苞堆雪。静夜沉沉，浮光霭霭，冷浸溶溶月。人间天上，烂银霞照通彻。

浑似姑射真人，天姿灵秀，意气殊高洁。万蕊参差谁信道，不与群芳同列。浩气清英，仙才卓犖，下土难分别。瑶台归去，洞天方看清绝。”

南宋武学名家邱处机，乃有道之士，名列全真七子之一，是全真教出类拔萃的人物。他这首“无俗念”一词，以梨花喻人，赞誉一位少女。她就是小龙女。她和丈夫杨过在华山告别了东邪、南僧、北侠、中神通、黄蓉飘然而去。

郭襄回到襄阳和外公黄药师盘桓了三月之久。黄药师又不告而别，她以寻访外公为名，拜别了父母，游历江湖，寻访杨过。三年来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原，始终没有探听到杨过的消息。在嵩山少林寺经历了一场风波，别了张君宝黯然而去，无所行之。

日华西坠，人形颀长，不知不觉来到一座小镇。郭襄进

也大大伤了元气，再无力南侵，南宋得以苟安，百姓暂时安居。

店主对郭襄这样一位孤身少女投宿，并不为奇，请她住了上房。她见店房虽小却很清洁，她连日劳累，漱洗后吃了一些食物上床休息。想到和杨过三次邂逅，在襄阳城外的高塔之上杨过舍命相救，在华山之巅大哥哥和小龙女飘然离去的情景，辗转卧榻，难能入梦。这三年来她到处觅觅寻寻，却落得个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。终南山古墓长闭，万花坳落花成泥，情花谷云雾濛濛，风陵渡冷月凄凄。她已是千百遍想过了：“找到他又如何呢？还不是重添相思之苦，又增烦恼之情。还不是镜中观花徒见影，水中捞月一场空。”

忽然，噪杂的争吵声打断了郭襄的绵绵情思，她倾耳静听，是店家和人争辩，“客官，余下的房间确是被人全包了，小的怎敢欺瞒客官。”

“我们身处逆旅，以店为家，难道你让我们露宿，”一个男子质问店家。他中气十足，显然是练过内功的。只听一个女子柔声说道：“能不能把店房让给我们一间？”

郭襄起身来到窗下，只能看见两位投宿者的背影。男子身高七尺，体魄健壮，女子体态婀娜，不看面貌就知是位美人。

店家说道：“正房还有一间偏厦，委屈二位客官了。”

陆冠英三人施展轻功，在太阳升起时已离开那个小镇十余里，来到一个很大的镇子。这里正赶上集市，街上已有了许多赶集的人。他们进入一家酒店，径直上了楼上雅座，陆冠英随意点了几样菜，要了三壶绍兴花雕。程遥珈问道：“小师妹、郭师兄、小师妹可好？”

养神，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入梦，索性坐在床上不动。她按着修练内功的姿式：盘膝而坐，五心向天。所谓五心向天，就是双手掌心，双足掌心，头顶心向上。按着正宗内功心法的要诀，神游象外，意存丹田，露台明净，勿痴勿瞋。两个时辰过后，神气清明，气涌丹田。正想卧床，忽听有衣襟带风之声。

郭襄幼承家学，听风辨器之功已有很深的造诣。断定夜行人绝非一流高手，否则是不会有在施展轻功时带出风声的。转念之间，又有多人跃入店房庭院。四周的屋顶上也似有人走动。忽然，庭院内有人大喊：“住店的听着，我们四海帮专找陆冠英、程遥珈算帐，别人少管闲事！”

郭襄蓦的一惊，她想，“陆冠英、程遥珈不是外公的徒孙吗？为何同四海帮结了怨？这倒要看个明白。”她跃下床，来到窗下向庭院窥视，见庭院内站着高矮不一，胖瘦不等的七八个人，扇子面形围住了正房偏厦，料想偏厦后窗也有人把守。

一声清啸，陆冠英夫妇已到了庭心。陆冠英说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四海帮副帮主。”

在众星捧月中的那个虬髯大汉正是四海帮副帮主范不累。他双掌并举、十指箕张，也不和陆冠英搭话，“嘿”的一

是东邪黄药师所创。

陆冠英这两项绝技得自其父陆乘风，虽没有黄蓉出掌、拂指之美妙绝伦，如落英缤纷，如春兰蕙蕤，却也出掌如利剑直劈，拂指如剑兰簇英。“劳宫穴”是人身三十六处大穴之一，如被拂中，范不累的左臂就得废了。他左掌急缩，立即将“龙爪”变化为“鹰爪”，右手“虎爪”变化为“鹤嘴”，鹰爪直取陆冠英顶心“百会穴”，手掌根拍向额头入发际一寸的“上星穴”。这是人体两大要穴。只要被重手抓中或拍中，会立即毙命。“鹤嘴”则啄向陆冠英左肩琵琶骨。尤其范不累的左掌可以中途变招，变抓为击，厉害之极。

陆冠英微微冷笑，以不变应万变，仍以“落英神剑掌”和“兰花拂穴手”交互并用，化解范不累的西域少林派的“龙爪功”。而且招招凌厉精湛，身形雄健刚劲，如同流水行云。尽得了东邪黄药师这两门绝世武功的精髓，尽管范不累的西域少林“龙爪功”也自不弱，将“龙爪”、“虎爪”、“鹰爪”、“狮爪”、“鹤嘴”交互并用，也未能占到半点便宜。

陆冠英、范不累斗了七八十招，范不累智尽力竭，心想：“今日才真正领教了桃花岛的绝技，委实非同凡响，真不该低估了陆冠英。”凝神守住门户，再不敢冒险进招。

陆冠英一声长啸，忽而左掌施展“兰花拂穴手”，右掌施

指掌之中，一招也不能反击。

守在偏厦后窗的四海帮四大香主之一的范森和帮众，在范不累和陆冠英交手时，已来到客店前庭。范森见叔父就要毁于陆冠英的指掌之下，指挥帮众扑向陆冠英。

程遥珈一声轻叱，长剑出鞘，刺向范森胸前“玃玃穴”。范森使出十成内力，虬龙棒向外一封，兼锁程遥珈长剑，程遥珈剑背搭在虬龙棒身，向外一引，范森忽觉一股强大的引力，身子向前一个踉跄，虬龙棒险些脱手。他大吃一惊，急忙使用“千斤坠”的功夫全力向回夺棒。忽觉吸力已不存在，又向后一个踉跄，程遥珈剑尖一颤，点向范森三处大穴。

范森一声惊呼，“细胸巧翻云”向后翻出一丈多。身形还没站稳，程遥珈的长剑如影随形挑向他的右肩。范森已来不及横棒招架，右肩已中了一剑。这还是程遥珈心地仁慈，否则，范森的琵琶骨已被挑断，一身武功就得废了。

郭襄的父母是当代武林中顶尖儿的人物，她结识的人又多是当代武学大师，早已看出她这位师嫂内功中也有《九阴真经》的心法。剑法则是“全真剑法”和“玉箫剑法”的交替并用，禁不住轻呼了一个“好”字。

此刻，陆冠英以“落英神剑掌”和“兰花拂穴手”配以奇快身法，掌击指拂，四海帮帮众倒下一片。

程遥珈也目视正房窗户，颌首相请。

郭襄本不想见陆冠英夫妇，既然已被他们发现，只好走出房门。

此时，如水的月华，满洒庭院。陆冠英见一位姿容绝代的黄裳少女出了房门，蓦地一惊，心想：“好熟啊？”略一思索，“太象小师姑黄蓉了！”他们夫妇是大胜关陆家庄英雄大会的主人，郭靖夫妇则是英雄大会的主持人。

斗转星移，弹指之间十九年过去了。黄蓉已年近五旬，当然，眼前的少女绝不是黄蓉，可是太象了。

郭襄敛衽施礼，说道：“请陆师兄师嫂见谅，小妹郭襄失礼了。”

“哎呀！你就是小师姑的二小姐襄姑娘”。程遥珈拉住郭襄的手。三十多年前郭靖黄蓉对他们夫妻有救命之恩，故对郭襄非常亲热。可是他们也很惊奇，郭二小姐独身一人远离襄阳，到中州有何贵干？程遥珈想，“这里不是叙话之地，又和四海帮打了一架。”担心他们还有后援，说道：“英哥，咱们和小师妹离开这里吧！”说着将一锭银子扔到帐房门前。携着郭襄的手，使了一个“比翼双飞”的身法，陆冠英也跟着跃出庭院。

陆冠英三人施展轻功，在太阳升起时已离开那个小镇八十余里，来到一个很大的镇子。这里正赶上集市，街上已有了许多赶集的人。他们进入一家酒店，径直上了楼上雅座，陆冠英随意点了几样菜，要了三壶绍兴花雕。程遥珈问道：“小师妹，郭师叔，小师姑可好？”

“多承师嫂惦记，二位老人家在襄阳英雄大会上不止一次提到陆师伯和师兄师嫂。”

陆冠英说道：“我们夫妇本想奔赴襄阳，协助师叔、师姑守襄阳，四海帮就象阴魂一样，一直纠缠不休。”

郭襄对父母镇守襄阳虽很关切，却不象姐姐郭芙，弟弟郭破虏那样感兴趣。对陆冠英夫妇为何和四海帮结怨更不感兴趣。出于礼貌，问道：“请问师兄、师嫂为何同四海帮结怨？四海帮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帮会？”

程遥珈说道：“说来也很偶然，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。恕嫂子失礼，小师妹为何独自一人来到中州？”

郭襄说道：“蒙古鞑子内乱，元气大伤，再无力南侵，父亲母亲也曾离开襄阳到桃花岛小住。小妹离开襄阳是为了寻访外公，也有意在江湖上长长见识。”她回避了寻访杨过的意图。

“不知小师妹意欲何往？”陆冠英问道。

“外公如同野鹤闲云，小妹只是随意所之，并无一定的去处。”郭襄想到和张君宝相别的那句话：“我天涯海角行踪不定，自己也不知道哪里去？”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伤感。

程遥珈说道：“我们正欲回太湖陆家庄，小师妹既无一定行止，是否到敝庄畅叙。”她真诚地邀请郭襄。

郭襄想：“自己确无一定行止，陆师兄，程师嫂久走江湖。也许知道大哥哥的行踪，跟他们去陆家庄，顺便观赏太湖风光，亦可乘机探听大哥哥的消息。”说道：“多谢师兄师嫂盛情。”

郭襄骑的毛驴已丢在嵩山。陆冠英为了赶路，买了三匹马，他们晓行夜宿，这日来到宜兴。陆冠英突然发现墙上有四海帮帮众相互联络的标记。程遥珈也发现了，她担心地看着丈夫。陆冠英也很焦急，虽然父亲自从太湖迁往大胜关陆家庄之后，为闭关修习师祖留下的武功秘籍，声称已殆。历时二十余年，如今武功了得，当世是他对手的人已很少。儿子陆林豪已得父亲的真传。又有桃花岛“九宫八卦神术”。可是四海帮凶残无比，可能效法西毒欧阳锋纵火烧庄。马不停蹄，大约半日来到太湖边，射出一支响箭，一条小渔船，冲破碧波，靠到湖岸。

“少庄主和少奶奶回来了。”船夫躬身施礼。

陆冠英见船夫神色无异。料想尚未发生变故，他请郭襄登船。

郭襄曾隐隐约约听人说过：当年父亲和母亲于太湖泛舟时，逢师伯五湖废人陆乘风和铜尸梅超风。父亲初会外公，外公不喜欢父亲憨直，又因父亲用降龙十五掌击败了师伯梅超风，要杀死父亲。母亲热恋着父亲，投湖潜水而去，外公爱女终于饶了父亲，以后在桃花岛比武，父亲三胜欧阳克。和母亲经过几番离合，终成美眷。眉梢眼角都绽出了笑意。想起大哥哥，心湖中又漾起了微澜，不禁心情黯然，面露戚容。

程遥珈见郭襄面色忽晴忽阴，心想，“真是少女的心，秋天的云，变幻莫测。”又想，“自己少女时期何赏不是如此……”瞥了陆冠英一眼，脸上也显出了笑意。

郭襄跳上小船，放眼而望，只见碧水青天，七十二峰叠翠，挺立于万顷碧波之中，峰峦之间点缀着点点白帆。恰是一幅水墨丹青。

郭襄见如此景色，不禁仰天长笑，喜悦之极。她颇有杨过的气质，大怒大悲，大喜大笑，从不拘于形骸。否则两人怎会一见如故，成为知己。

程遥珈见小师妹喜悦，说道：“太湖古称五湖，襟带三州，周行五百，东南之水皆汇于湖。小师妹如此有兴，请在敝庄多盘桓数日。目下届临仲秋，月下泛舟别有一番情趣。”

郭襄微笑颌首。

小舟轻盈，穿波戏水，不觉靠上湖中水州码头。一位翩翩少年迎到船头，陆冠英请郭襄先上岸，然后，陆续登上码头。少年给陆氏夫妇行礼说道：“父亲母亲回来了，祖父正等得焦急。”

程遥珈说道：“豪儿，快给小师叔行礼。”

陆林豪早已注意到和父母并立于船头的少女。小船临近码头时，见她长发披肩，束发金带，灿灿生辉。黄裳绿绦，长发裙裾在湖风中微微飘动，映于绿水青山之间，如同画中人。

小舟轻轻荡近码头，细看黄裳少女正当韶华，不过十有六七，肌肤胜雪，容颜绝丽，不可逼视，不禁心中一荡。少女竟是自己的“小师叔”，不禁一愣。见父亲正看着自己，忙

躬身施礼，说道：“陆林豪参见小师叔。”

郭襄已料到少年是陆师兄的儿子，她素来不拘礼仪，向有“小东邪”之称。见少年郑重地称自己“小师叔”，恭恭敬敬地施礼。哑然一笑说道：“你我年岁相若。何必如此多礼。”

郭襄由陆冠英夫妇陪同，登上了水州缓坡，只见前方绿柳林中，隐现着楼阁，是一座偌大的庄院。庄院前环绕着一道小溪，过了青石板桥，来到庄前，竟是一座宏伟的巨宅，门前有六七名仆人相迎。四人来到内厅。

郭襄进入内厅之后，见内厅雕梁画栋，陈设精美，极尽巧思。一位儒冠方巾三绺长冉的老者，从书房迎出来。陆冠英夫妇给父亲行了大礼。

郭襄料想老者就是曾被外公一怒之下打断双腿，又驱逐出桃花岛的师伯陆乘风。那时，他自称五湖废人，如今是名满江湖的五湖散人。也急忙上前施了大礼，说道：“侄女郭襄参见师伯。”

陆乘风笑道：“真象当年的小师妹，请到书房叙话。”

郭襄随着陆乘风进入书房，归座后丫环献茶，郭襄乘机观看书房。两排紫檀木书架装满诗书典籍，几上、桌上摆设着许多古玩玉器，书案上放着文房四宝，案边大瓷筒内插着许多高矮不等的画卷，正面墙上挂着一幅画，宣纸虽已微黄，画面色彩仍鲜艳夺目，画的是一位中年书生在月夜中伫立，手按剑柄，仰天长吁，神情寂寞。左角上题着一首词：

昨夜寒蛩不住鸣。惊回千里梦，已三更。起来独自绕阶行。人悄悄，帘外月胧明。白首为功名。旧山松竹

老，阻归程。欲将心事付瑶筝，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？

落款写着：五湖废人病中涂鸦。书法与画中的笔画波磷森森，力透纸背，笔锋如剑戟，直欲破纸而飞。

郭襄知道这首词是岳飞所作《小重山》，但她不知道这幅画是在西毒欧阳锋，为从归云庄“九宫八卦神术”中驱出她的母亲，火焚山庄时，幸免火劫的唯一物品。

当年黄蓉在王铁枪庙中被欧阳锋挟持，用计脱身逃到太湖归云庄。欧阳锋被困在“九宫八卦神术”之中，愤怒之极，放了十几把火，陆冠英抢出这幅画，保护父亲逃到另一处山庄。

陆乘风遵照师父的“旋风扫叶腿法”口诀要旨，在归云庄迁到大胜关重建后，他诈死，医好双腿，还恢复了原有的武功，轻功，而且功力大进。他在太湖原址重建山庄后，在书房中重挂这幅画，既是怀念恩师，也作为重建山庄的纪念。

还没待宾主叙话，一名庄丁急匆来报，一条大船已驶近码头。他的话音未落，又一名庄丁进来，说道：“庄主！四海帮正副帮主，四大香主和许多江湖人物在庄前向庄主挑战。”

陆冠英、程遥珈、郭襄、陆林豪目视陆乘风。他说道：“既然找上门来了，只能一决雌雄。”率先大步出了房门。陆冠英、程遥珈、郭襄、陆林豪随后走出宅院。见庄院前站着高矮不一，奇装异服的几十名江湖人物。

陆乘风跨步上前，抱拳说道：“万帮主请了！”

“陆乘风，废话少说，请你拿出桃花岛的看家本领，就

地一决生死！”万不折傲岸之极。

陆乘风深知万不折的武功，虽能跻身一流高手，但几次交手都败在自己的掌下。他的师弟范不累、李不悦较他尚略逊一筹，更不是自己的对手。他有恃无恐，显然已邀来了强手。扫视了那些江湖人物，其中有一红衣藏僧，面目狰狞，太阳穴突出。显然他的邪派武功尚未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，却也有相当的造诣。在万不折身旁站着一个紫衫少年，呆呆的目光后面却蕴着精光。在他的左侧有八九个奇形怪状的男女，一色青衫黄带，腰悬长剑，斜挎着红袋子，袋子上绣着一头振翅欲飞的鹭，神态诡异之极。

陆乘风虽没和他们朝过相，已知他们是著名邪派——灵鹭派“九散人”：赵灵鹭、钱飞鹭、孙扑鹭、李击鹭、周凌鹭、吴空鹭、郑霄鹭、王汉鹭和他们的大师兄赵首鹭。灵鹭派自灵鹭上人创派以来，横行西域，已有几十年未涉足内地了。看来万不折确是依恃这些邪派人物才敢上门挑战的。他想，自己的儿子、儿媳近三十年来潜修桃花岛武功，业已跻身一流高手，要胜这些邪派人物虽无绝对把握，但为了师门荣辱也只能一拼。陆乘风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万大帮主邀了这么多的武林高手报杀子之仇，陆某舍出这六尺之躯奉陪就是。”他向那些江湖人物扫视了一眼，朗声说道：“任何事都有事非曲直，万帮主的儿子为霸人妇，杀其夫，又灭其子，天理难容。”他说这番话有两层含意：其一，万不折报杀子之仇率帮众尚能说得过去，邀集江湖人物却有失江湖大帮派的身价；其二，万不折的儿子死有余辜。

赵首鹭一阵磔磔怪笑，说道：“陆大侠，咱们是各有各的